禮記恒解

禮記恒解卷三十四

奔喪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方氏慤曰四方男子所有事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先王所以作爲之禮孔氏穎達曰奔喪禮在儀禮十七篇外故謂之逸禮　御案古人期功皆去官奔喪漢安帝初以長吏多避事去官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然如常義楊仁以兄憂去譙元弟憂去賈逵祖憂去亦未嘗不奔喪但去職必待君命或請之而君不許則外從公事退而私喪之如其倫無援經非特爲仕者言也今制父母之喪去職餘俱否蓋君事重於私親法至懿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鄭康成曰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有也不以夜行雖哀戚猶辟害也哭則遂行者不爲位也　御案行百里者痛親殯日之力也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舍音赦竟境同辟音避

見星二句申上不夜行之義未得行或君命有要政也至竟望其竟哭感念親也辟市朝鄭康成曰爲驚衆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鄉去聲踊音勇

孔氏穎達曰升自西階人子升降不由阼階今未忍異於生也括髮袒者喪已經日不笄纚故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序東在堂下序牆之東非堂下之序東也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

御案士喪禮既馮尸主人袒括髮絞帶在襲絰前此奔喪無馮尸禮故襲加首絰乃繫絞帶而加要絰之散垂於其上變於在家也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相去聲

彭氏絲曰衆主人諸子兄弟衆兄弟鄭康成曰次倚廬也

於又哭括髪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髪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鄭康成曰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髪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三日三哭之明日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孔氏穎達曰括髪袒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皆如初者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皆如初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爲去聲

彭氏絲曰非主人齊衰以下之喪者非喪主也如父在奔母喪若奔祖父母喪父爲主已不得爲主人則拜賓送賓皆父主之　御案喪無二主卽衆子奔父母之喪亦必適子爲之拜賓送賓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齊音咨衰音催免音問下俱同

孔氏穎達曰中庭北面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也主人降績奠有事乃升堂無事常在堂下故奔喪者亦在堂下也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絰帶今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陳氏澔曰免麻加免於首加絰於要上文言襲絰於序東此言免麻於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牆之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孔氏穎達曰此男子奔喪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鄉去聲

御案奔喪明日又哭象小斂母喪在家小斂而免故奔喪又哭而免也上文奔父喪有由入而升升而坐哭坐哭而降之

節此言降則入升坐哭可知上言襲絰於序東對下帶而言則首絰此對免而言則要絰也孔氏穎達曰此謂適子故拜賓送賓皆如子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送賓彭氏絲曰此雖謂適子亦謂父沒奔母喪者若父在則父主之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髽側瓜反

鄭康成曰婦人姑姊妹女子子也陳氏澔曰東階東面階非阼階也婦人入者出闈門闈門東邊之門髽說見小記鄭氏曰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相去聲

陳氏澔曰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在墓所就

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卽其主人之位孔氏穎達曰告事畢者於此墓所更無事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相去聲

陳氏澔曰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孔氏曰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未期猶朝夕哭不止五哭也陳氏澔曰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爲去聲

鄭康成曰壹括髮謂歸入門括時

孔氏曰及殯不及殯皆壹括髮

齊衰已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孔氏穎達曰齊衰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已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過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東即位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主人代之拜賓成踊奔喪者於主人拜賓時成踊

御案奔喪者為父母不及殯殺於及殯齊衰已下又殺於其子在墓又殺於在家故哭於墓則免麻而不袒惟歸入

門則括髮袒而已又哭三哭之袒鄭氏以爲衍文是也襲字亦當是衍字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鄭康成曰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鄉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月節於是可也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陳氏澔曰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親喪無不歸者除喪而後歸或阻兵革異國者也蓋聞喪在外亦服諸哀特不備禮耳故其後歸之禮如此若並未聞喪今始歸則當追服三年喪也東東方主人之位遂除以前此聞喪即服特未臨尸柩今歸見墓而哭袒成踊以伸其哀遂於墓所除服也主人子之在家者喪禮已終故不踊

自齊衰已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已下除喪後歸惟首免麻哭於墓所無括髮等禮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已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相去聲

齊衰已下奔喪有故不得即歸聞喪先爲位而哭盡哀東面免絰即位袒踊踊畢襲衣有弔賓則拜送如在家之禮其哭也

三日而五哭卽止以急奔喪故也旣奔喪至家有賓則主人爲之送賓以初至未成服也送旣成服後則亦拜賓鄭康成曰五哭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

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御案孔竿作轉則上節乃家近無俟成服而往者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卽位而哭

御案此因父母喪望國竟哭而推言之服重者哀深故哭早服輕者哀殺故哭遲也雜記兄弟之喪大功已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蓋以上則該齊衰而見又較近於望彼約畧之辭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幃或曰母之黨於廟末句今本逸

鄭康成曰爲族類無服者方氏愨曰廟者祖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黨寢者人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妻黨師則道之尊

而有別於役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鼎按檀弓師吾哭諸寢與此異寢親而廟尊義皆可也又云行若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陳氏曰無殯則在寢矣是也

凡爲位不奠

聞喪爲位而哭不久卽奔喪故不久奠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御案始死哭踊襲小斂大斂哭踊凡四士襲無踊則三凡夕哭皆不踊不數朝哭無踊亦不數天子七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朝哭踊凡九諸侯五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三日四日朝哭踊凡七大夫三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朝哭踊爲五若臣留滯他國聞喪不得奔喪爲位而哭數亦象之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御案大夫在家聞君喪卽哭有弔者不敢拜之避君嗣也

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

御案聘禮赴者未至哭於巷不爲位衰於館未可以凶服出也赴者至則袒而出於時可以爲位矣而猶不敢拜賓避爲主也

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

鄭康成曰族親婚姻在異國者 御案兄弟之在他國而未仕者服斬已仕者如舊君

凡爲位者壹袒

孔氏穎達曰初聞喪應爲位者初哭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若爲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袒

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爲夫聲

陳氏澔曰所識已葬矣而弔之必先哭於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賓主雖拾踊然必主人先而賓

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於家於墓皆歸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陳氏澔曰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矣父歿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可知親同長者主之父母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爲主也不同親者主之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爲之主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陳氏澔曰小功緦麻之兄弟死聞訃在本服日月之外不稅服而猶免袒以倫屬不可不爲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尚左手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鄭康成曰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孔氏穎達曰兄公於弟妻不服不爲位卑遠之弟妻於兄公亦不服尊遠之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元是緦麻既嫁兩無服雖無服亦當爲位哭之弔服如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奔喪者爲士有大夫至先袒拜之成踊之後乃襲衣尊大夫也士來弔初亦袒襲衣後始拜

禮記恆解卷三十五

問喪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吳氏澄曰此篇首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服問三年問是專問一事故問字皆在下此篇設五或問問喪事故問字在上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雞斯讀為笄纚笄音雞纚色買反跣悉典反扱音插乾音干飲去聲食音嗣夫音扶

鄭康成曰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一日乃去笄纚括髮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孔氏穎達曰交手哭交手拊心而哭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御案腎主哀哀甚則腎傷無以滋木而肝乾且涸

金而焦肺也鄰里飲食之恐其以毀滅性
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鄰里之義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懣亡本反殷上聲壞音怪辟婢尺反上上聲復扶又反愴初亮反

動尸舉柩觸目而更哀痛故哭踊無數也志懣氣盛哀志鬱結於心胸而氣爲之塞聖人故制爲袒踊之禮使運動身體庶志氣下降也爵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其足擊地如壞牆者皆殷殷田田然也辟拊心也送葬時有柩可覩故曰送形反哭及日中而虞哀戀之誠精神相依而反望望汲汲如有追而弗及不忍親之去皇皇不寧惟恐親之未同反如慕如疑申言望望汲汲皇皇之心也亡其形亡喪其精覺悵悵望愴悲傷惚恍惚愾太息雖哭泣辟踊盡其哀而心之所存者不盡此也故又申之曰心絕志悲而言而已矣非謂情盡於此正言無可如何之悲終無已時也

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徼古堯反壙古晃反苫始占反枕去聲

孔氏穎達曰反哭之後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冀其神魂復反也悲親在外不敢處於

內親在土不敢安於牀哭泣無時服勤三年如親存而朝夕侍奉之此思慕之心孝子之志實凡人天良之自然而不容已故曰實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匍音蒲匐蒲北反又音服衰色也反為去聲

孔氏穎達曰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大夫以上則小斂

御案家室之計稱家有無而為之計有毋過禮無亦不以已儉其親也方氏愨曰未忍斂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三日而必斂者聖人之禮制以義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

之免以代之也免音問下同

袒衣而露肉爲肉袒肉袒形褻故冠者不肉袒不褻冠之尊也鄭康成曰免狀如冠而廣一寸

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傴於縷反跛補火反錮音固稽音啟

陳氏澔曰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踊則惟擊胸男子不踊則惟稽顙觸地皆可以爲哀之至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爲去聲

不冠喪禮去冠而以免代之也童子未冠不爲族人緦惟無父母而主家則有緦服有緦服則免矣既因當室而有緦則

免且杖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苴七須反

竹桐一也言其扶病同而特父母取義稍別耳苴麻也其幹可以爲杖後人以竹與桐代之故記者云然詳見喪服小記

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羸力垂反

鄭康成曰言得杖乃能起也父在不哀謂爲母喪也愚按母喪可哀而父在則當節哀以慰父故不敢杖以勤父之憂備堂上父所處不杖不趨示不遽哀促迫使父寬憂此孝子之志亦人心天理自然之實也天降地出喻言無端而有

禮記恒解第三十六

服問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無問辭而云服問者蓋門弟子問於孔子因類記之而諸儒相沿以服問名篇也三年問放此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傳去聲爲去聲

傳舊說禮之書也孔氏穎達曰公子諸侯之妾子皇姑卽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是輕也而妻爲夫之母期是重陳氏澔曰妻爲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緦麻是輕同宗直稱兄弟母黨婦黨媾黨通謂之外兄弟外兄弟不盡無服而有無服者或本應服小功緦麻而厭於所尊無服者其妻猶爲之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服緦麻而厭於其君則無服蓋先王別尊卑以正人倫又爲寬其途以伸私情如此也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吳氏澄曰母出謂己母被出而父再娶己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己母之黨同母死謂己母死而父再娶己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己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己母之黨故不服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期音基

三年之喪既練期之喪既葬皆當易麻帶爲葛帶矣此時兩適相遭則仍服三年之舊爲帶不新製葛帶易之嫌於以期厭三年喪也惟此時三年之首絰既除首絰期之麻絰身則服功衰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與大功同故云功衰即麤衰也孔氏穎達曰若婦人則首絰練之故葛絰腰帶期之麻帶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御案設三年喪既練期喪既葬而又有大功之喪則帶三年之葛帶服三年之功衰而首不絰大功之絰仍絰期之絰以存重於大功不以輕變重之意也若三年練後遭小功喪則冠帶俱不變或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減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孔氏穎達曰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並留之合糾爲帶小功以下其絰澡麻斷本　御案論服則斬齊重不可以大功變葛然麻重於葛故可以大功之麻變斬齊之葛而麻又有重輕有本之麻重無本之麻輕重可以變輕輕不可以變重也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毋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免音問去上聲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絰也麻之斷本者小功之喪練無首絰故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絰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其絰也小功以下之喪當殯斂之節可絰之時必爲之加麻不應絰之時則去其絰自若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免音問稅吐外反

鄭康成曰稅亦變易也孔氏穎達曰小功以下之喪不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緦小功之絰而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之帶所以絰緦絰者以前喪練冠首絰已除故也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爲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也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稅不改前重喪之葛也蓋緦與小功麻絰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長上聲爲去聲

本大功之喪因其殤而降爲小功婦人則爲長殤小功爲中殤緦麻其情本親得以其麻變三年之葛帶然終其應服之月筭而止還反服三年之葛非重麻也凡卒哭受麻以葛今既爲殤無卒哭之禮則無稅變麻帶之時故以終其月筭爲節也若下殤則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不得變三年之葛也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爲去聲

鄭康成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世子不爲天子服遠嫌也不服與畿內之民同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音泰

陳氏澔曰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爲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孔氏穎達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服如士服鄭康成曰士爲國君斬小君朞大子朞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驂七南反　乘音剩

孔氏穎達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爲服期今非夫人君爲之服緦則羣臣從君之服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車右也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爲去聲

孔氏穎達曰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以後著錫衰以居若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君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並將葬啓殯之事則首弁絰其餘則大夫相爲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皮弁當事弁絰[illegible][illegible]卿大夫之

妻往臨其喪則錫衰不恒著之出則不服當殯斂之事亦弁絰陳氏澔曰弁絰制如爵弁素爲之加環絰其上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免如字朝音潮稅吐活反

鄭康成曰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絰重絰也稅猶免也齊衰謂不杖齊衰也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列音例

吳氏澄曰罪雖多而不出五刑喪雖多而不出五服其或刑書禮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於在上之例由重而減輕則附於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與喪而五刑五服足以該之而無不足矣陸氏佃曰列若今例矣

禮記恒解第三十七

閒傳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吳氏澄曰閒讀爲閒厠之閒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厠於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閒傳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苴七余反見去聲齊音咨衰音催枲思里反

苴麻有蕡者牡麻枲也斬衰服苴衰苴絰杖並苴也苴色蒼黑哀戚之貌似之首先也內先有此情而乃見諸外枲色亦蒼而黑淺齊衰稍輕於斬衰絰不用苴而用枲止止於是也哀戚情專無他嗜悅也容貌可也僅備容貌不爲歡樂之容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音扆說文作㥣

吳氏澄曰往而不反氣絕而不續往而反氣絕而微續三曲而偯聲不質直而稍文也哀容則聲彌文矣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孔氏穎達曰唯而不對但唯於人不以言辭對皇氏以爲親始死時雜記曰三年之喪對而不問在喪稍久故對也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齊衰之喪言而不議彼謂言言已事爲人說爲語與此異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旣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與音預溢音逸莫音暮食音嗣

孔氏穎達曰齊衰二日不食皇氏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當是義服齊衰小功緦麻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

則一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方氏慤曰三不食則日有
半矣朱氏申曰斬衰既殯則三月矣故食粥吳氏澄曰五服
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士歛其尸
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禫大感反

孔氏穎達曰大祥食醯醬則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不能食者得用醯醬醴酒味薄乾肉又澁所以先飲食之鄭康成曰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苫始占反塊古怪反說吐活反苄音暇

孔氏穎達曰苄蒲草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楣音眉

方氏慤曰柱廬間之楣以爲之固曰柱楣翦廬間屏蔽之草而飾之曰翦屏彭氏絲曰倚廬釋見大記小祥居堊室苄草之上有席大祥居雖復殯宮寢猶未備牀至大祥後間一月而禫始有牀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去上聲

方氏慤曰八十一縷爲升一服而升數不同者以其有正服降服義服故也所謂喪多而服五者此也孔氏穎達曰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絲故云緦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鍛治其布縷無事其布織布既

成不鍛治其布
以衰在外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爲母之爲去聲重平聲縓七戀反要平聲縞古老反纖平聲

孔氏穎達曰成布六升者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縷既粗疏未爲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陳氏澔曰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爲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也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絰而繫葛絰婦人去首之麻絰而著葛絰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爲絰易要之麻絰差小

於前四股糾之[illegible]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爲一重兩股合爲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爲一重是三重也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經婦人則易首經此易輕者也孔氏曰大祥之日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大祥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祭時元冠朝服祭訖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身著吉服尋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鄭康成曰黑經白緯曰纖朱子曰纖今淺絳色　御案麻至十五升布縷皆洽即謂之朝服但朝服細之不絺則謂之麻衣耳詩麻衣如雪是也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

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麻葛重之重平聲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虞卒哭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者要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所輕者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重者特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經唯有要帶婦人除要經惟有首經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練之故葛帶首重期之葛經婦人經練之故葛經著期之葛帶是重葛也麻葛兼服之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之換輕者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此謂男子也若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陳氏澔曰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麤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文重者特之就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服問篇云總小功之麻不變小功大功之葛言庶人之喪也此言大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據大功之長殤中殤也孔氏曰前文

麻葛衆服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婦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

禮記恒解第三十八

三年問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三年之喪喪之至重者此篇專論其義故以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稱去聲創音瘡

稱情立文稱其情之輕重而制爲禮文羣謂親黨五服各稱其情而立文弗可損益而創鉅痛深尤莫甚於父母故制爲三年喪以其情則爲至痛之極故其文亦爲至痛之飾也鄭康成曰無易猶不易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

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丁亂反

人子哀痛思慕有何究竟窮思死者無已時而生者之禮樂不可廢故制爲三年之喪使高者俯而就不肖者仰而企也有已謂喪禮非謂哀痛思慕復生有節者謂禮樂之事其三年而斷以二十五月者何也因人子思親終身無已時而禮不得不爲之限制以再期之後又一月爲三年所以名親恩並非三年所能報而留此不盡之思以見禮有限而思慕無窮所以教孝也二十五月而大祥有祭間月而禫有祭可見聖人教人思慕不忘之心後人因三年當三十六月不得所以二十五月之故於是曲爲之解定爲三九二十七月非禮意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

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喪去聲號平聲躑直亦反躅直六反踟音馳蹰音廚啁音周噍音啾知去聲

鳥獸猶知愛其類況人爲萬物之靈於其親之死也哀慕安有窮時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與平聲曾音層焉音煙

吳氏澄曰患猶病也謂有邪僻淫蕩之病愚按人知於物而於其親乃朝死夕忘是中於邪淫之病而失其本性曾鳥獸不若也本心已亡故羣居必亂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過音戈

脩飾之君子以二十五月爲太促然而遂其心之所願則服無窮期反使不肖者得藉口而廢禮

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焉為去聲

立中制節無太過不及定為二十五月之制也釋謂除喪御条相交曰文各別曰理酌人情之中制一定之節使相交足以成文相辨足以成理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期音基下同斷丁亂反

何以至期問期而變服也答以雖至親之喪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皆畧為變易

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期年則天地四時庶物皆更始故象之而以期為重服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焉語助辭猶於也鄭康成曰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由九月以下還降其服使之恩弗及父母也

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殺色界反

孔氏穎達曰隆謂恩愛隆重殺謂情理殺薄閒謂隆殺之閒三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五服之節皆取天地也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一歲情意改變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閒亦逐人情而爲殺是中取則於人三才並備故能羣居和諧專一義理盡備矣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至文言其爲天性自然之流露凡文飾皆無以過古今所壹同此人卽同此尊壹父母之心未有知其所由來極言自有天地卽有此理此心而不可解非謂不知三年喪所由來也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引孔子之言以實之達鄭康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

禮記恒解第三十九

深衣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呂氏大臨曰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惟深衣之制衣連裳而不殊蓋私燕之服尙簡便也雖曰簡便不可以無法故有五法之象陳氏祥道曰先王嚴分守一道德常見於形名度數之間衣服者近人而易曉者也作服而無其法則不足以爲法服故深衣或圜或直一以天制或方或曲一以地制而崇之爲三才卑之爲三極莫不並與其精凝之意以示之此深衣之所由作也所謂深衣不特以被體之深邃有異乎常自其理而觀之深之又深極其精焉豈庶人之所能測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毋音無見同現 要平聲縫去聲

鄭康成曰毋見膚者衣取蔽形毋被土爲汙辱也 御案朝祭諸服領直左右二衽皆摺而掩於內以露裼衣至裹則出

其左衽而右掩而袞與裼皆不見深衣領方交於兩衽之上先掩左衽於內次掩右衽於外故曰衽當旁也其裳與朝祭異朝祭之裳十二幅襞績而旁無殺縫深衣止六幅裁為十二幅朝祭之衣與裳殊故衣有垂下之衽以蔽裳深衣與裳連則衣垂下之衽無所用之續衽言裳與衣相續在垂衽之處既以六幅解為十二幅則每幅半有邊半無邊無邊則其縷易散而縫之亦不固故必以有邊者與無邊者相合先以無邊者緝之後以有邊者掩其外而再緝之謂之鉤邊孔氏穎達曰要縫謂要中之縫下畔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七尺二寸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袼音各詘音屈厭於甲反髀音俾

劉氏曰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玉藻云袂可以回肘是也按衣與人身相稱不以尺為拘袂袖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言袂寬急之中也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正當腹間此衣帶高下之中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

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圜圓同袷音劫踝華上聲齊音咨

敖氏繼公曰十二幅衣六幅裳六幅也衣身二幅左右袂各二幅裳以六幅交裂裁爲十二片其實止六幅也衣裳各六幅象一歲之六陰六陽　御案曲袷交領也以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脅以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則領不直垂而方孔氏穎達曰負繩謂衣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非謂實負繩也鄭康成曰踝跟也齊緝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孔氏穎達曰所以袂圜應規者欲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背之縫抱方領之方欲人直其政教義事方正引易以證之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也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相去聲

方氏慤曰聖人以德言先王以位言有德足以稱之故服之有位足以作之故貴之愚按規矩象天地成器而不能加損故無私可以爲文武擯相軍旅言無所不宜也完法制完善弗費布爲之色僅於白善衣鄭註以爲朝祭之服孔氏曰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朝元端夕深衣是朝祭之次服是也呂氏大臨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大音泰純音準繢音會緣廣並去聲

鄭康成曰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繢畫文也純謂緣之也緣袂緣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惟袷廣二寸呂氏大臨曰三十以下無父稱孤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陳氏祥道曰純以繢備五采以爲樂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小祥純以縓則大祥緣以

布吉時夕服緣以采方氏慤曰袂口謂之袪裳下
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緣皆寸半三五之數也

投壺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古者燕飲有射以樂賓且習容講藝其或地狹而人不備則以投壺寓射之法此禮比樂志正體直所以觀德者在此所以節飲而教才藝者亦在此故先王重焉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奉上聲

鄭康成曰矢所以投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孔氏穎達曰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算大夫兕中士鹿中方氏慤曰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

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哨七笑反樂音洛般盤同還旋同辟避同

鄭康成曰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固辭重辭也不得命不見許也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孔氏穎達曰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矢也主人見賓拜乃般還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皆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復歸阼階上北面拜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還而告主人曰辟亦以止主人拜也 御案右請投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

孔氏穎達曰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特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受矢既受矢之後來就兩楹閒看投壺處所乃卻退反阼階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相對爲位而共投壺也 御案右就筵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度徒洛反比毗志反飲去聲

孔氏穎達曰司射於西階上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向來賓主筵前量度置壺之處隨地廣狹使壺去賓主之席二矢半也投壺日中於室日晚於堂大晚於庭各隨光明故也司射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於西東面手執八筭而興起其中裏亦四實八筭矢有本末投矢於壺矢本先入爲順投乃名爲入爲之釋筭否則不名入不爲釋筭比頻也賓主更遞而投不得一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筭也鄭康成曰勝飲不勝言以能飲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孔氏曰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爲成但勝耦未必得三得二即徹取劣耦之一以足勝耦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又酌酒慶賀多馬之耦也云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毋事必應曰諾既竟則司射又悉以告主人主人應諾亦悉如賓也方氏慤曰人各四矢

四矢則四算賓與主則八算矣故言執八算　御案算言釋馬言立下言馬各直其算則算非馬可知特無以考其形制之詳耳漢人格法有功馬畝馬皆刻馬象而植之晉人掘地得玉馬或以爲即投壺所立之馬　右請賓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諾間閒廁之間大音泰）

鄭康成曰弦鼓瑟者貍首詩篇名今逸射義所云曾孫侯氏是也孔氏穎達曰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間若一者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一也投壺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焉　御案右作樂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拾音涉）

孔氏穎達曰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拾更也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釋算於地右司射之前稍南左司射之前稍北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

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數上聲純音全　奇居衣反

賔主之黨投壺既畢司射執筭請數其所釋之筭二筭為純每一純則取之實於左手滿十純則委於地一筭為奇賓主左右數筭畢司射執其奇筭告於賓主曰某賢於某若干純有奇則曰若干純有奇左右勝負均則曰鈞　御案右補投

視筭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奉上聲　養去聲

司射命酌酒者曰請行觴謂罰爵也勝黨之弟子升酌酒實於豐上不勝者坐取退而跪飲之奉觴曰賜飲謂灌飲也勝者跪曰敬養馬氏曰賜孟曰受之以禮而不怨猷之以禮而不矜是也　御案右卒投飲不勝者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

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孔氏穎達曰正爵謂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請爲勝者樹標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算當中之西也賓主或兩勝或一勝卽以少足益於多助勝者爲榮以慶賀多馬愚按正爵勝者之慶爵也徹馬則投壺禮畢乃行無算爵

御案右三投慶多馬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孔氏穎達曰此明算及矢長短多少並言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亦人四算籌矢也扶膚同鄭康成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稍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方氏慤曰算欲其有別於矢故加二寸焉脩長也

嘗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辭

介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憮音呼 敖去聲

鄭康成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稚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憮敖慢也偝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所以罰人之爵也浮罰也愚按記者因記投壺之禮而舉當時嘗辭戒令之辭以其有當於禮也憮大也戒毋侈大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鄭康成曰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爲羞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陳氏祥道曰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發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所以就賓

鼓○□○○□□○□○○□半○□○□○○□□○□

○魯鼓○□○○○□□○□○○□□○□○○□□○半

○□○○○□□○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

魯鼓○□○○□□○○半○□○○□○○○○□○□○

薛鼓○□○○○○□○□○□○○○□○□○○□○半

○□○□○○○○□○

鄭康成曰此魯薛擊鼓之節孔氏穎達曰每一圓點則一擊鼙每一方點則一擊鼓頻有圓點則頻擊鼙頻有方點則頻擊鼓此射與投壺相對　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

御案魯薛鼓各有二者前為初投之節後為再投三投之節也鼓以君樂五聲不得不和升歌下管間歌合樂無不用鼓者故魯鼓薛鼓總以鼓名之陸氏佃曰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亦待同姓異姓之別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

禮記恒解第四十一

儒行 行下孟反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儒行言儒者之行也先儒多疑非孔子之言然春秋之末大道日微夫子因哀公之問而歷舉儒行厥後凌夷至於戰國猶知重士其間守道之士如孟子輩猶得以其仁義之説與世相抗則此儒所言雖有涉於凌厲之氣者亦聖人不得已救時之苦心也若儒者秉道修身不求人知則固不可藉此儒之言扶已以驕人耳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與平聲少去聲上衣去聲長上聲上冠去聲

儒者以德貴不以衣表異也哀公不知儒而徒異其服故夫子言學博爲儒不知儒服鄭康成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行去聲篇內並同數上聲

陳氏澔曰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爲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更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侍坐而言之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強如字

徐氏師曾曰席珍喻詞言人身之有德猶席上之有珍也懋技自立自盡其道也故強學非爲人問而然然學博則可以成人忠信懷於心非爲人舉而然然不欺乃可以副所舉力行非爲人取而然然行脩乃無歉於所取皆自立當然也強學自強於學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

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易以豉反下同粥音燭

衣冠中合禮而不詭異動作愼敬以爲禮讓其大者不屑有如傲慢讓其小者謙退有如矯僞時而尊嚴自大如有威難犯時而卑遜自小如慚愧引分也或用之其難於仕進而易於引退也粥粥然若無能也粥粥朴拙意所謂盛德容貌若愚也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音齋難行並去聲

陸氏佃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孔氏穎達曰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世人所競儒者讓而不爭愛死以待明時養身爲行道德呂氏大臨曰儒者之學皆豫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學

有豫則義精義精則用不匱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積子賜反易以豉反畜許六反見音現

鄭康成曰祈求也立義以爲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孔氏穎達曰積積聚財物非時非明時愚按儒者以義自處卽以義處人義者人之幹也非義不合義則相合非遠人以爲潔故曰近人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

特立有如此者樂五教反好去聲更平聲鷙音至攫俱縛反斷音短

委全與之淹浸漬之利即貪財樂好也劫脅也沮遏也守謂義也鷙蟲虎豹之屬鄭康成曰以腳取謂之攫以翼擊謂之搏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不再猶不反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孔氏穎達曰斷絕也不絕其威嚴容止可畏也逢事則謀不豫習也方氏慤曰不程勇以況勇足以犯難而無所懼不程其力以況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愚按往者不悔不留悔憾來者不豫不設成心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歟上聲

親近者以禮劫迫者以威無禮者然後可辱淫過度溽濃厚可微辨不可面數甚言其過失之少可微辨於毫釐之間而不能面斥其瑕疵非謂不許人言過也剛毅謂德性不撓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處上聲更平聲自立家語作自守

鄭康成曰甲鎧也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孔氏穎達曰甲冑干櫓所以禦其患難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戴仁仁之盛抱義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改其志操呂氏大臨曰首章言自立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此章言自立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胡氏銓曰前言忠信以爲寶立義以爲土地平居時此言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行乎患難時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堵音覩篳音畢窬音豆甕烏貢反牖音酉

項氏安世曰宮以基言室以屋言孔氏穎達曰徑一步長百步爲畝若折而方之則四方各十步爲宅也環周迴也東西

南北惟一堵蓬戶編蓬為戶甕牖圜如甕口或以敗甕口為牖易衣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鄭康成曰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答之君應答而用其言　愚按不敢以疑謁誠也不敢以諂守道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信音申　思去聲

稽考也居今而與古人相考驗以古準今無悖於理者則從之否則必合於古也行於今而後世可為楷模為其不泥古而實不背古也適適然也偶然不遇明世上無援引下無推薦甚或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能危其身不能奪其志雖暫危其起居而志竟得伸如孔子厄於陳蔡危於桓魋終得伸其道於後世也不忘百姓之病乃其素志雖遇難而猶不改也憂思者不愉一身而憂天下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行去聲上上聲

學博則義精故不窮於用不倦行之篤且久幽居優游閒居也不淫不過乎禮法上通見用於君相不困窮有經濟動必由禮而能和忠信接物而人服是美也優游自適而有禮是法也賢則愛慕衆則包容所守者方而遇人以謙恭如毀去圭角與瓦器相合寬裕兼自處與待人言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辟同避援平聲

孔氏穎達曰稱舉也不辟親若祁奚舉其子午不辟怨若祁奚舉其讐解狐應氏鏞曰程算其功積累其事不極爲他下

不求報於人上
不求報於國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去聲

相告相示欲共勉爲善人也鄭康成曰相先猶相讓久相待友久在位不升己待之乃進遠相致孔氏曰相報致也愚按任舉以舉賢自任故成人之善如此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澡音早麤本又作麄七奴反翹祁饒反治去聲

孔氏穎達曰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沐浴於德以自清也呂氏大臨曰陳言而伏入告嘉謀嘉猷順之於外也愚按靜而正

之潛移默化格君心之非也夤大也翹望也以大人之道望君又不急爲也臨深爲高其高易不如此希功也加少爲多其事誣不如此沽名也世治則道易行而不輕進世亂則道不行而不沮喪理非雖同弗與理是雖異弗非特立獨行應氏鏞曰特立於一身獨行於一世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近去聲砥音脂又音旨又如字錙側其反銖音殊

不臣事天子諸侯謂非其君者也戒慎而安靜凡事尚乎寬大規爲大畧如此及其與人則守理不變博學古今明於事情服事也又喜親近文章俗砥礪其廉隅文章詩書名象義理所在皆是廉棱也隅角也喻操節也算法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分國爲錙銖輕其國以相與也不臣不仕孟子所謂非義非道祿之天下弗顧規爲規模大概所爲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樂音洛下行並去聲

孔氏穎達曰方猶法也慕接友以輔仁非徒苟合故其合志也必同法則而後合其營道也必同正義而後同營並立其或彼德與我齊則樂之或德優於我則下之不厭久而誠服也久不相見而不信流言相信篤其行謂朋友相與之行本乎方立乎義理同此方義則進否則退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孫遜同施去聲

仁具於心而施之萬事無不宜爲良公言愿愨可見者以明之本猶木幹溫良謂性質也敬慎不可須臾離如地也作猶發動也仁主乎愛故寬裕能能事也人之賢否不齊皆能以孫接之故爲能事禮節所以成其仁如貌之飾心也言談以發其仁之華故爲文歌樂以暢其仁之天故爲和分散不特財物凡事濟物利人皆是是仁之施也不敢言仁聖不自聖尊讓猶易言謙尊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隕于敏反穫戶郭反詘音屈慁胡困反長上聲詬呼候反行去聲

陳氏澔曰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歉鄭康成曰慁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晏氏曰不爲汙吏以取辱於君王不爲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不彼明刑以見憐於有司愚按命儒以妄所謂儒者非儒者儒

者旣無其實而世又不識所謂儒故常以儒相詬病詬詈也病疾也加信加義聞於儒者加謹也前人多疑此篇非孔子之言然細玩其義初無不合未可妄訾也

禮記恒解第四十二

大學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大學一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書錄解題載司馬溫公有大學廣義一卷在二程以前特論說之詳自二程始至朱子始定著四書之名而大學中庸別爲一書今仍四書之舊別爲論註此不復贅

禮記恒解第四十三

冠義

孔氏穎達曰此記冠禮成人之義按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註云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項至黃帝始有冕故也本云黃帝造冕旒但黃帝以前以羽皮爲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愚按二十爲冠蓋自古皆然特天子諸侯容有不及歲而踐位者除喪則冠以便臨民禮之變也若士庶則不可行古人論冠年多異說蓋迂曲不可信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長上聲冠去聲下同

孔氏穎達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然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呂氏大臨曰容體顏色辭令修身之要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後備童子未成人者也自七年始教至於二十則三者備矣然後可以冠而責成人之事焉按成人而後服備服備而後責以成人之禮義禮義非二十所能盡也待自此則事事必用禮義非如未成人之可以恕也故曰禮之始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

爲國本也

呂氏大臨曰筮日筮賓於廟門之外成人之始賓之神而不敢專敬之至也思扱國以禮爲本禮無不敬冠爲禮之始重之故敬其事也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阼主人接賓之處適子冠於阼以明將來代父有成之義若庶子則冠於戶外酌而無酬酢曰醮於客位待之若賓客三加鄭康成曰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蓋士禮也若天子諸侯亦可類推冠彌加而彌尊所以勖其日進於成德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所以別長幼也至冠然後字之其醮也賓醮之字亦賓字之也馬氏晞孟曰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不惟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

不備德之加也而其壽亦有加故曰彌尊加有成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見去聲下同摯同贄

拜之答拜也母無拜子之禮而因其成人答拜示以成人之禮所以敬也非尊子也元冠元端亦冠後一時之服寵異之以勗其成人非以為常也孔氏穎達曰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少去聲行去聲與音餘

呂氏大臨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親親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弟音悌

鄭康成曰嘉事嘉禮也愚按孝弟忠順之行立無愧於人然後可推以治人成己成人人道始為全備而其事自冠始故為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主必行之廟中者自為卑讓若以己尚不能求敢望於其子歸美於先祖焉耳

昏義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孔氏穎達曰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婿曰昏妻曰姻爾雅婿之父爲姻婦之父爲昏又云婿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昏兄弟夫婦始自遂皇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爲禮愚按匡衡曰夫婦之際人倫之始萬化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故記者特記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一昏作昏好去聲

納采納鴈以爲採擇之禮問名問女之名納吉問名歸而卜之得吉復告女氏也納徵納聘財呂氏大臨曰徵成也證也所

以成其信而不渝孔氏穎達曰請期男家請女家以昏時之
期主人請女父母行此等禮時女之父母設筵几於禰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
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
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
婿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醮子妙反

迎去聲先去聲
巹音謹酳音引
鄭康成曰酳而無酬酢曰醮孔氏穎達曰主人女之父以敵
禮待之故拜迎門外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
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阼階揖婿升自西階北面奠
鴈再拜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婿既拜訖
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誡之女乃西行母南
誡之是婿親受之於父母也婿降西階而出親御婦車婦升
車婿授婦以綏御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御之婿自乘其車以
歸婦至婿之寢門婿揖婦以入則稍西避之在夫之寢婿東

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食不異牲也酳潄也食畢飲酒潄安其氣也巹半瓢以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欲使相親一體不使尊卑有殊也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別後列反下同

必敬慎重正而后親之先嚴其別後篤其情禮之大體具矣無別則狎狎則無義無義則乖而父子之親亦無其本移孝可以作忠故父子親而後君臣正孔子繫易言咸恒亦此義也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朝直遙反

因上文言禮之大體而廣明其義冠爲成人之始昏爲人倫之本喪祭慎終追遠故重朝以敬君聘以睦鄰其事尊鄉射

興賢教民
故曰和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見音現笲音煩段音鍛

陳氏澔曰質明昏禮之次日正明之時贊相禮之人也笲之為器似筥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繒以盛此棗栗段脩之贄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孔氏穎達曰士昏禮婦席於戶牖間贊者酌醴置於席前北面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所以成其為婦之禮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孔氏穎達曰士昏禮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鄭註女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於奧其饌各以南為上也鄒聚成曰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

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昏之又明日也按士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奠酬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賈疏舅獻姑薦脯醢設北洗爲婦人不下堂也舅獻姑酬共成一獻奠酬舉而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明婦代姑主內政之義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

當委積 蓋藏 並去聲

承上而申明婦順之義方氏慤曰舅姑禮隆故可順不可逆室人禮敵故雖和而不必同絲以成帛麻以成布少而有所委多而有所積物在下曰蓋在內曰藏愚按順舅姑和室人而後當於夫宜其家人乃爲婦順非徒取說於夫而已

是故婦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御案無不周浹爲和恐有處
分爲理二者缺一便不順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先去聲芼音冒

孔氏穎達曰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恒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鄭康成曰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婦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婉娩也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

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呂氏大臨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有家者夫聽家之外治婦聽家之內治天子與后有天下則不得不聽天下之內外治也外治者明章男教內治者明章婦順愚按天子與后聽內治外治其本必在正心修身而其下咸得人則教順成俗非徒權也至夫人嬪御原不必盡置其人此經所言蓋漢儒傳聞傳會之談 御妻九嬪世婦女御周禮雖設其職未嘗實有其人自晉義始列其數鄭康成註小星詩及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孔穎達俱從而附會之此則註疏之皆繆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

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音責見音現

一鄭康成曰適之言責也蕩者滌去穢惡也愚按天子人神之王而后責佐之男教不脩婦順不脩將使天下人倫乖亂故適見於天而日月之食應之雖日月之食本有常度然內治外治皆得則和氣上達陰常避陽朱子所謂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不然雖日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衰七雷反資依註作齊音資

一天子與后有父母天下之道盡其道而無愧父母則服以父母之服方氏慤曰以其義而服之非服之正故檀弓謂之方喪

鄉飲酒義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孔氏穎達曰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士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爲主人州則一年再飲州長爲主人黨則一年一飲黨正爲主人呂氏大臨曰鄉人凡有聚會當行此禮不特四事愚按儀禮所載乃賓興之禮也其習射飲酒先飲酒而後射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以正齒位周官所言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記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及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可見其禮之大槪惟鄉大夫飲國中賢士禮經未詳其儀呂氏謂鄉人飲酒亦當同其禮蓋以理推之此經所載孔氏以爲說儀禮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然六十者坐一節鄭康成以爲黨正飲酒於序正齒位之禮蓋鄉飲酒四事禮多殘闕則此篇可以類推矣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

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所以致敬也盥音管觶音志絜與潔通

鄭康成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孔氏穎達曰賓主人升堂後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洗也拜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旣者賓飲酒旣盡而拜也皆所以致其恭敬之心也

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遠去聲

方氏慤曰鬭者力相攻之謂辨者言相訟之謂 御案尊讓絜敬道也爭慢鬭辨暴亂非道也聖人制此鄉飲酒禮以教尊讓絜敬之道故無非道之禍焉

下賓主共之至象四時皆道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上共字如字下共音恭

御案鄉人所該甚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德有位之通稱孔氏穎達曰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共有此酒也北面設尊元酒在左謂酒尊之西地道尊右貴其質素也羞出自東房主人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絜以事賓呂氏大臨曰元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設酒皆尚元酒貴之爲貴不忘本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僎一作全鄭讀遵今如字

賓尊而象天主卑而象地介輔賓僎輔主禮待之而成象陰陽之氣在日月三賓衆賓之長賓衆立三人以爲賓長統屬

之象三光之領衆星也孔氏穎達曰三光三大辰火也參也北極也火與參所以示民時之早晚北辰爲天樞故公羊註云天之政教出於大辰月既望哉生魄但其魄尚微至三日則成魄盈而必虧者天道讓體象之故三讓象成魄也四面之坐孔氏穎達曰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是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孔氏穎達曰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著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

者方氏慤曰秋斂冬藏義也故嚴凝爲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溫厚爲仁介僎輔賓主而接人者也接人則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治之地賓主則生於陰陽之盛地焉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賓必三讓義之至也接人以仁爲盛德溫厚接人以義爲嚴凝尊嚴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御案有事主以仁爲事賓以義爲事也有數俎豆有爵者各以命數無爵則如下大十三豆七十四豆也聖通明也愚按明於此禮象天地陰陽等之所以然又量其所當然則可謂聖矣於理極其通明而行事必將之以敬此爲禮之實將飲酒之體主於尙齒使人知長幼而循體盡分此爲實德德也者得于身也言自得其愛敬之良非由外鑠也術藝也六藝皆道之精餘學爲學道者將自得于身非徒循故事而已故聖人務焉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薦亦作薦嚌才細反啐七內反爲去聲

主人獻賓賓即席前脯醢薦而祭祭酒祭薦又祭酒也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賓敬主人禮也嚌肺者肺禮重肺嚌肺則徧嘗可知嚌味其味故曰嘗禮也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席末席西頭祭則於正席上是貴禮自飲則於席末是賤財主人酬賓賓坐而捧觶卒爵之時致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席之上則別於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上言席之正以別於席之末同義

先即貴後即賤義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

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方氏慤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可知五十服官政固宜侍以聽政役六十耆指使固宜坐以加政役於人尊長在儀養老在物坐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不一所以明養老民知尊長則能入弟知養老則能入孝入而孝弟于其家出而尊長養老于其國則教成矣御案疏據六十者三豆推言五十者二豆是二豆乃五十以下之正豆六十以上乃有加豆五十以下有正豆無加豆也正豆者鄉飲酒禮賓介於設折俎之先薦脯醢衆賓辯有脯醢是也加豆者徹俎後說屨升坐乃羞是也鄉飲因行鄉禮即鄉射亦行飲禮故曰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去聲

聖王制禮無一不本人情而爲之節文世人不務其本遂以王道爲難故孔子言觀於鄉飲而知王道之易重言易易深著

其不難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

鄭康成曰速卽家召之別猶明也方氏慤曰賓三賓也三賓貴於衆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故主人或親速之或不親而使之自從或不拜而使之自入故曰貴賤別矣

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省音青殺去聲

鄭康成曰繁猶盛也小臧曰省辨猶別也孔氏穎達曰主人于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酬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及介省矣主人獻衆賓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是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方氏慤曰前言貴賤指其人此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隆因其

賤則禮殺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間去聲和樂音洛

鄭康成曰工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孔氏穎達曰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主人獻之獻工也吹笙之人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主人獻之獻笙人也閒代也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人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合樂三終謂堂上下歌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工告樂備遂出者樂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乃降立西階東北面自此遂出也一人主人之吏舉觶示將行旅醻也時留賓旅醻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弟音悌 少去聲

鄭康成曰遺猶脫也忘也孔氏穎達曰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序以次相旅至於掌執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豫酬酒是弟長無遺焉馬氏晞孟曰少長以齒能弟長也終於沃洗能無遺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說音脫 下朝字音潮 莫音暮

孔氏穎達曰無算爵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鄭康成曰朝夕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飲先夕則罷終遂猶充備也方氏慤曰脩舉也脩爵無數可謂安燕矣然而朝不廢朝莫不廢夕以至於節文終遂是安燕而不亂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

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總結上文五者辭讓恭敬正身之要也身正然後國正國正然後天下正故曰國安而天下安重言王道易易以嘆今之不然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自此以下覆說前文之義古制禮皆經以天地紀以日月參以三光者禮本於太一而貫徹乎萬事萬物不如此不足以立人極而盡乎其變也經如織之有經體也紀如絲之別條理用也參參錯並用之意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

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亨烹同

陳氏祥道曰狗之爲物有所守而善擇人者也故古人燕饗多用之愚按狗爲婁星之精而旺於戌戌九陽之地東方陽施生之地戌陽成物之地也亨狗於東方以陽畜爲順陽之意耳鄭康成曰祖猶法也陽氣主養萬物海水之委也太古無酒飲水而已愚按海長於百川而左歸謙下之義也洗既在東水又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之意以鳴謙不忘本陳氏曰思禮之所由起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

之產萬物者也鄉去聲下同愁作揫借音僞

申言賓介位之所鄉以見尊賓之至賓位西北而南鄉以仁歸賓也介介賓主之間以輔相爲義主居東方以養爲義上文已言其方而此更言其鄉因釋四方及天子之立位明鄉飲酒之禮即一位鄉間而法天地四時之義亦具也鄭康成曰蠢動生之貌也假大也愁讀爲揫揫歛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項氏安世曰聖管萬善故象春仁濟萬物故象夏義制萬事故象秋中藏萬理故象冬聖以德言未及於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之大用也故右之鄉仁以俟物備德以反身也凡道備於身爲聖施於物爲仁形於事爲義存於心爲中名雖有四其實一也考其次序固人道之當然推其方位亦天理之自然也愚按產萬物者聖言天地之聖王人者造之謂此禮由主人設施亦象春產萬物之意故居東方耳中言天子之立亦因西方而附言之非有錯簡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望後一日哉生魄至三日則魄成矣呂氏大臨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出故禮有三讓三賓三卿恐

按此明立三賓之義天一地二二則三矣三生萬物謂有天地而萬物無不生耳儒者穿亢其實而異端復傳會之義益淆矣

禮記恒解卷四十六

射義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聖王以禮樂養人才而才德備者乃爲君子射藝事也而志不正體不直則不能必中聖人制爲射義兆禮兆樂德性材藝卽此而備其力以有用天下無事則以此觀德選士天下有事則以此禦侮克敵自黃帝創爲弧矢歷代聖王莫不重之故記者特記此篇孔氏穎達曰禮射有三一大射是將祭擇士之時二賓射諸侯來朝天子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大夫貢賢能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於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二是庶人無侯亦張皮而射之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

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長上聲

呂氏大臨曰諸侯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先行鄉飲酒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孔氏穎達曰明君臣之義者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臣竭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明長幼之序者燕正飲酒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中行並去聲

平日服習於禮樂有以正其心脩其身然後當射而進退周旋中禮內志正而持弓矢審外體直而持弓矢固可期必中故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

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貍力之反樂音洛行去聲

陳氏澔曰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騶虞官備山澤之官鄭康成曰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愚按騶虞掌草木鳥獸之官亦能盡職蕃物則其他可知故為樂官備也貍首言小大御於君所則燕則譽君臣一德同治民熙相說燕譽故為樂會時也采蘋采蘩非言大夫士之事也而其詩言敬循法度敬脩職業可以為大夫士法故斷章取義蓋循法敬職于

於誠深可以交於神明熏於在公乃爲盡善故節取之也方氏慤曰設官分職天子事也故以備官爲節制節謹度諸侯事也故以時會天子爲節服法服道法言卿大夫事也故以循法爲節保祿位守祭祀士之事也故以不失職爲節愚按德具於心而見於行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之實以著故曰立自天子以及士各盡其事各成其功國有不安者乎故觀盛德於此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數音朔行去聲

孔氏穎達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直以射選乃補而用之愚按諸侯卿大夫世世及固已然必其才德無忝乃堪勝職則先王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賞罰必藉是行焉非以爲文而已蓋盡禮樂在乎時而驗禮樂之德行在射故聖王務焉苟不能比禮比樂於中是其平日無德行可知豈仍

其尸位也乎男子初生即懸弧故曰男子之事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比音畀中去聲與音預

古者諸侯雖世及卿大夫亦世官世祿而貢與取士必及草茅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也天子試之於射宮者人之才德非可盡於立談之間而禮樂德行則即射可以概見與祭者皆諸侯卿大夫也比禮樂而中多乃得與祭其新貢之士亦與諸侯卿大夫同試不以爵位分德行之優劣也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非賞罰其射之中否賞

罰某德行也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謂平日服習禮樂而期射時無失也非謂柔昧禮樂而專於射習之故曰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末之有也蓋射以視其禮樂非但以射爲禮樂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鄭康成曰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爵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陳氏澔曰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左傳曾孫蒯聵之類愚按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平日之習禮樂可知是以天子制此射禮而諸侯務焉諸侯皆自爲正習於禮樂兵何用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㡬有存者矍音攫相去聲賁讀僨將與並去聲弟好並去聲不音否旄音耄㡬僅同

鄭康成曰矍相地名先行鄉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僨僨猶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語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孔氏穎達曰公罔氏求名序氏點名也王將旅時使二人舉觶誓衆案鄉射司射比衆耦於堂西此出延者蓋

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也以初觀者在門外未有實主之辭故誓恐者令不入舉辭時實射事既了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拔之不復斥言其惡但稱其善者耳庶期之人不復能射而得在位此老人本觀禮與在賓中故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方氏慤曰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同齊司正以治禮名之司馬以治兵名之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之時則名為司正及射之時則名之為司馬亦各從其類也以將射也故執弓矢以延之以將旅也故揚觶而語焉又各以其類也不謂有如此者否發問之辭也言能如此然後可以在位馬氏晞孟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可以死而不死非忠也捨已之親而與為人之後非孝也劉氏敞曰與為人後者無子而奪其宗則纂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請父諸兄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衰此等蓋多此仲氏之所惡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

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舍音捨中去聲

方氏慤曰繹若紬繹之繹言其繹於內而明於外舍若趣舍之舍言其舍於此而之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鈞又曰舍拔則獲愚按志定於平時而臨射又必比禮比樂心平體直持弓矢審固非涵養熟而德行淳者不能故先王以之擇士射爲諸侯言天子以此觀德賞罰諸侯即王貴者以明射之中也君臣父子之道難盡然果能禮樂節和性情內正其志外正其身亦無不可盡者以爲父鵠云云謂其射中在臨時而所以必中在平日也繹之爲言使思志體之何以能正而謹于平時禮樂淑身非果偶一射中即可爲諸侯也後世無禮樂之節射遂爲武夫之事則此經所言幾爲畫餅矣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與音預

鄭康成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射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令先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愚按祭以交於神明尤必清其志氣射非志正不可且比禮比樂而志正體直其爲養也素矣故中之得與於祭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射音石飯上聲食音嗣

陳氏澔曰宇宙內事皆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子也飯食食子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

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陳氏澔曰爲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已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者而惟反求諸身孔氏穎達曰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時是射時升降揖讓也鄭康成曰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

射則爭中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正音征夫音扶

何以射何以聽言既欲聽樂而循其聲又欲正志而中乎鵠非平日習於禮樂臨時鮮不志亂者故唯賢者能之不肖之

人素無禮案以養其心的即正鵠也賓射畫布曰正大射棲皮曰鵠鵠鳱鵠小鳥難中故以爲的所爾爵求不飲女爵也酒所以養老病射者男子之事不甘老病則必求免於爵

燕義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呂氏大臨曰古君臣賓主相接有饗有燕有食饗禮亡失獨燕食之禮存焉儀禮燕禮及公食大夫禮是也燕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饗禮雖無文然雜見於傳記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云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又云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又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於賓館燕饗有別古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是也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有燕賓客者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聘禮云燕羞俶獻無常數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云與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者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云云是也陳氏祥道曰近自九族同姓與兄弟朋友之親而遠至乎諸侯君臣與夫蠻夷狛狄莫不有恩以見其愛有義以盡其禮故人悅而天下服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掌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

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
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
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
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卒依鄭作

倅大音泰卒伍卒如字治平聲正音征

御案此必他書斷簡攙拾者見下有庶子句遂附此耳今
姑另爲一章庶子官主諸侯卿大夫士之衆子故名庶子倅
副貳之名衆子副其君長稟政治故曰卒也戒禁其非令命
以職教之以德治之以事位朝位雖貴未仕各以其父尊卑
爲等國子即衆子之學於國學者唯所用之任太子使用也
授庶子官授之有司主將司馬弗正屬於大子司馬不得征
役之也國之政事力役土功皆徒之屬國子皆不得與存游
卒不征役之也使之脩德學道以儲大用中春合此諸子於
大學中秋合之於射宮庶子之官考校其藝能而進退之呂
氏大臨曰古人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國子之

侍諸侯諸臣之貳以諸侯諸臣之貳副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事相同則信矣故太子雖未爲君君臣之交相際已久親不肖之別已悉可任使之方已備則先王所以慮後世者不爲不豫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爾邇同鄉去聲適音敵御案爾卿下當有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八字闕文耳

呂氏大臨曰燕禮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公升即位於席諸臣未入而君特立於席明是燕也君既即位小臣納卿大夫士皆入門立公乃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進之使前慰接定位也者位以臨時而定也居主位也言君爲尊以盡禮賓之意莫敢適臣不敢以君賓之而失臣禮也陳氏澔曰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義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

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

一等而揖之禮之也乞若涙反爲疑爲去聲

賓主合歡而後成飲酒之禮卒夫膳夫也爲獻主揖主人而獻賓以臣不敢當君獻也不以公卿爲賓以公卿尊疑於太近君明其遠嫌也降等而揖之禮尊之道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

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

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

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

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

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大義也

陳氏澔曰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賜爵特賜臣下之爵二者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復再拜稽首先時以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 御案禮通於上下故拜無不荅因荅拜之禮推及君臣報功之道又因君臣之禮推及君民取與之義以見禮之可以為國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差初宜反

鄭康成曰牲體俎實也薦脯醢也羞庶羞也孔氏穎達曰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俱南面東上遞相次大夫在小卿之西次小卿獻士於西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獻庶子於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以次就位於下也宰夫為主人

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於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於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作階下皆北面媵爵於公媵爵者先自飲畢洗象觶酌奠於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賓賓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於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於篚此獻君之舉旅行酬也主人洗升賓散獻卿於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於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於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而后獻卿也主人洗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舉奠觶惟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此而后獻大夫也脫屨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於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觚於公公坐取賓所媵觶興惟公所賜乃就斯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於西階上此而后獻士也而后獻庶子者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但無算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方氏懿曰仲尼燕居曰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故其上下之次如此　御案凡獻皆宰夫舉酬則君自爲之俎豆牲體薦羞等差禮文雖未詳載然云惟君與賓有俎卿無俎大夫士無脅則亦畧可見矣

禮記恒解卷四十八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聘義

呂氏大臨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頫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久無事則相聘是也聘義者釋儀禮所載聘禮之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於禮者也鄭康成曰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孔氏頴達曰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鄭康成曰質正自相當陸氏佃曰紹相繼傳命也父子之間以質爲敬君臣之間以文爲敬陳氏祥道曰上擯入受主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末擯此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於末擯傳與次介次介傳上介上介傳賓此傳而上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爲序主君在內迎賓者自北向南爲序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孔氏穎達曰三讓而后傳命者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己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君之命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向三讓乃入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當階北面又揖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后升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君乃先升賓乃升也方氏慤曰尊言主人尊賓讓賓讓而不敢受

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

拜既拜君之辱所以致敬也竟同境勞去聲

鄭康成曰既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其恩惠辱命來聘孔氏穎達曰賓及竟張旜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至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即卿也敬言主君致敬於聘君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纂承而推言之方氏慤曰侵以此侵彼陵以下陵上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覿大歷反饗音嚮食音嗣下同

孔氏穎達曰上擯接迎於賓承擯承副上擯紹擯繼續承擯行聘已訖君親執醴以禮賓私覿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及

卿大夫以其非公聘正禮故曰私致饔餼者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館牲殺曰饔生曰餼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因其還圭之時並以賄而往還主既畢以賄贈之饗食燕者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客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自爲正之具也比音畀使去聲

御案周禮天子十二年巡守十二年中五服諸侯來朝各二聘大聘四大夫小聘六正得歲數之中則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乃諸侯事天子之正法至諸侯相聘無一定之年晉文襄霸諸侯以事天子者事晉非禮也聘義亦因時事爲說耳古今惟禮可以養人制諸侯天子養之也自爲正諸侯自養也相厲以禮正其以禮相養處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御案天子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諸侯相朝聘則執瑑玉具制覲命圭而瑑刻之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異此還圭璋即八寸之瑑圭璋也若六幣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后者與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幣聘之圭璋則特達而不同幣也愚按瑑圭亦命于天子用以行聘禮故必還之財幣帛之屬凡守而不讓多起于輕禮重財孔氏穎達曰重者難以報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更以他物贈之是輕財重禮之義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積子賜反乘去聲食音嗣

陳氏澔曰出旣行也入始至也積謂委積之牢米禾芻薪之屬其來與予皆三積之積故云出入三積餼客於舍數饗餼

於賓館也王牲備謂一牢孔氏穎達曰五牢之具陳於內餼一牢在賓館西階牖二牢在賓館東階饌二牢在賓館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米三十車設於門東陳禾三十車於門西西陳芻薪倍禾鄭注新從米芻從禾新以炊爨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聘卿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賓卿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飧大牢饔餼三牢爵士飧少牢饔餼大牢陳氏澔曰禾蘩實並列者也

御案體有飯有殽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爵盈不飲饗禮也一獻既畢生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紡或賜以今工時賜也食行於朝饗行於廟以訓恭儉故有數燕行於寢時賜於館以示慈惠故無數

愚按厚重從其厚而重聘禮也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呂氏大臨曰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至於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故有所以幣更賓以特牲者則用財於賓客不皆如此

之厚也然禮存其數將使富者不敢過制貧者不敢不盡禮盡之於禮使內外不相侵陵之道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

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幾平聲乾音干莫音暮齊音齋下齊如字觧音懈長上聲有行之行去聲治去聲

呂氏大臨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質明行事至於日幾中而禮成酒清內乾而不敢飲食非心爽氣平强有力而不懈煩則不能也非齊莊中正知所尊敬而不敢懈則不能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之自養也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德行立矣其養人也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所以外無敵內順治而國安也愚按記者括聘射禮之大槪而言見文德即寓武功盖齊莊中正之德强力勇敢之氣皆由禮義而出養之平日而用之臨時禮樂兵戎非判然二致後世不然孔子所以思射不主皮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碈音民爲去聲與平聲

鄭康成曰碈石似玉或作玟孔氏穎達曰此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與疑詞

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縝音軫知音智劌九衛反隊音墜詘音屈

鄭康成曰色柔溫潤似仁也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如隊禮尚謙卑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

也詩紕止視樂記曰止如槀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閒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孚讀爲浮尹讀如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唯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呂氏大臨曰金之有廉者雖利也用之則傷玉之有廉雖不利也用之則不能傷如君子之義其威雖若不可犯卒歸於愛人而已凡聲滯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王也始洪而終殺者金始終如一者玉也其終絀然所謂玉振之也玉之明徹蘊於中而達於外猶君子之信由中出

禮記恒解卷四十九

喪服四制

蜀西　雙流劉沅輯註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喪服四制者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以上諸篇皆記儀禮之義故每篇言義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御案此篇小戴本所無今按其文取之大戴本命篇者大半而因殺以爲節上與家語同必後人援而置以己意附益成篇故不與三年問相次而附之小戴之末鄭因存之也愚按周衰喪禮尤失記者特明其本乎天理人情之自然而各釋其義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訾音紫

此節是記者所以特記此篇之意周衰禮廢吉凶混亂故云禮之大體體天地自然之序法四時變化之情則陰陽

異用之理順人情自然之理皆毀之者不知禮之所由生而至吉凶相干是亂天地之經人情之正也下文乃於五禮中特以喪禮言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知音智

喪者人倫之大事仁人孝子不忍之心於此爲重而當時不遵禮制故特言之四制恩理節權也天地陰陽之道見於四時仁義禮知之性本於生初取之四時法其意而其理則人情自具者也四時化育天地之仁也而人則得之以爲不忍四時變化天地之義也而人則得之以爲裁制四時節序天地之禮也而人則得之以爲節文四時消長天地之權也而人則得之以爲變通此記者深明乎天地人之理而言也

御案權何以曰知凡權度銖兩由此心之明精切不差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五服莫非恩制也而父恩最重故特以明恩制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治去聲

五服之等差莫非義制也而君義最重故特以明義制仁義不可偏廢也而恩之重者主乎恩義之制者主乎義遂若相揜者然實非有所揜也父非不敬君非無恩特以門內門外分言之而各言其至重者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期音基

苴七餘反爲失蜀齊音咨見去聲大戴不培作不坿下有下嗣陵四字

孔氏穎達曰此明國制之中節制也[illegible]按未殯不食三日而殯食粥未葬不沐至月而葬將虞然後沐浴期而小祥然後練冠練衣哀毀至於滅性反爲不孝以其傷生非父母之意也不過三年以爲飾也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仰而企苴衰非以爲飾也故不補墳墓必慎爲封固故不復培鼓素琴以示哀未盡而禮有限制終禮之經也凡事久而無節則意懈故以節制者乃所以全其哀敬之心也母恩與父同而父在爲母齊衰期者家無二尊爲父厭也然猶心喪以終三年父亦必三年乃娶所以達孝子之心也鼓素琴鄭康成曰始存樂也孔氏穎達曰始存省此樂若縣而作在既禫之後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擔平聲秃吐木反髽側瓜反傴紆主反跛彼我反

此明權制也杖本為哀毀者而設而曰爵也者以庶人身自執事又或不能病禮行於貴者故先王為爵者而制杖也君之喪三日五日七日授杖異以爵之貴賤為遠近也擔任也喪主居哀任杖以治喪事不主以病也輔病則為其哀瘠也孔氏曰婦人未成人之婦人是也喪事委任百官不待言而事皆可行王侯也既無他事分心得專意哀戚其病必深故須扶持乃能起立大夫士言而後事行不必極病杖而起也庶人身自執事雖有杖不必用但面有塵垢之容可也子於父母貴賤同情而為此杖不區別者所謂權也辮麻繞髮為紒曰髽袒者露膊跛者脚蹇不髽不袒不踊所以全其疾也老病羸瘠而使脩禮或致滅性故酒肉養之八者不杖扶而起杖而起面垢不髽不袒不踊酒肉也權謂權其義理之輕重而制禮以適中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解音懈期音基殺色戒反

呂氏大臨曰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脫絰帶三月不解也既虞卒哭惟朝夕

哭踊悲哀也既殯不朝夕哭哭無時哀至則哭三年憂也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

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賢者思親無已時不肖者或不能思故為三年之喪使過者俯就不肖者仰企是為中庸王者常行而書獨記高宗諒闇不言以當禮哀之時能以仁心居喪故善之而載其事獨稱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孔氏曰記者引古禮證也諒闇倚廬

之別名三年之喪君不言言
而不及於文者則臣下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呂氏大臨曰此不言謂與賓客接若治喪之事則亦言而後行事也孔氏穎達曰唯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相者爲之對對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議議論相問答不及樂不得及於樂鄭康成曰言先發口也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衰音催菅音姦期音基

此定制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此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

豢焉比音畀知氏聲上弟音悌

孔氏穎達曰三節初喪主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呂氏大臨曰惻怛痛疾悲哀志懣非仁者篤於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貴主直情徑行其知不足道也儀文皆中於禮非知者不能愚按志始終而不變非強不能仁義禮知四制也而此獨言禮義者禮以達其仁義以制其知仁知發於性情而禮義經緯之乃能情文兼至故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也